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伯恩的通牒/(美) 陆德伦(Ludlum, R.)著;张鯨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书名原文: The Bourne Ultimatum
ISBN 978-7-208-08516-9

I. 伯… II. ①陆…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089 号

特约编辑 蔺 瑶
责任编辑 刘宇婷
封面设计 蔡南昇 design.colala@mzk.com.tw
版式设计 hansey



世纪文景

伯恩的通牒

[美] 罗伯特·陆德伦 著 张 鯨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 240 毫米 1/32
印 张 21.125
插 页 3
字 数 641,000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516-9/1·656
定 价 39.00 元

给可爱的鲍比·雷切特和伦纳德·雷切特

我们的生活因你们而丰富多彩——谢谢！

序幕

黑暗降临了弗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这里的乡间，随处可以听到潜藏在夜色之中的各种生灵的动静。伯恩悄悄爬过诺曼·斯韦恩将军宅院周围的树丛。被惊起的鸟扑棱着翅膀，从栖息的暗处飞出；林间醒来的乌鸦呱呱惊叫，随即又安静下来，就像是被什么同伙拿吃的堵住了嘴。

马纳萨斯！关键所在！从这里，就能打开通向“胡狼”卡洛斯的地下网络之门。这个杀手一心只想干掉大卫·韦伯和他的全家……韦伯！大卫，离我远点！杰森·伯恩在心中无声地喊道，你既然当不了杀手，那就让我来！

伯恩一下一下地剪着又粗又高的铁丝网，每次用力都让他意识到无可避免的事实，而粗重的呼吸和从发际滴落的汗水更证明了这一点。无论他如何设法保持身体的状态，他现在毕竟已经五十岁了；十三年前在巴黎轻而易举的事情——奉命追踪“胡狼”——如今已不复轻松。但这种念头只能在脑子里转一转，不能想个没完。现在还有玛莉，还有他的孩子们——大卫的妻子，大卫的孩子——只要能狠下心，他什么事都做得出！大卫·韦伯正逐渐从他的心灵之中消失，而留下的将只有捕食者杰森·伯恩。

剪通了！他爬进开口，站起身，两手的手指本能地将装备快速检查了一遍。武器：一支自动手枪，一支发射飞镖的二氧化碳气手枪；蔡司-依康望远镜；刀鞘里还插着一把猎刀。捕食者所需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此刻他已深入敌后，而这里的敌人将把他引向卡洛斯。

梅杜莎。那是越南时期的一支杂牌军，聚集了一帮子没有记录、未经许可、不被承认的杀手与格格不入者。他们接受西贡司令部的指挥，在东南亚的丛林中游荡。这本是一支行刑队，但他们给西贡方面搜集来的情报，却超过了军方在所有“搜索与摧毁”行动中取得的收获。杰森·伯恩离开梅杜莎的时候，大

卫·韦伯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点记忆——那是一位学者，也有过妻子和孩子，但都已惨遭杀害。

诺曼·斯韦恩将军曾是西贡司令部（向老梅杜莎提供给养的惟一来源）之中的高层成员。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梅杜莎——这个组织与以往不同，它的规模很庞大；虽说它如今披着一副颇为体面的外衣，实际上却是邪恶的化身。它在全世界四处搜寻目标，动辄就毁掉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所有活动的经费都来自多年前的那支杂牌军，这些钱没有记录，无人承认——根本就没有来历。如今的梅杜莎是通往“胡狼”卡洛斯的桥梁。那个杀手会发现，梅杜莎组织首脑开出的条件将令他难以拒绝；而杀手和雇主都一心想把杰森·伯恩置于死地。一定要促成这件事！要做到这一点，伯恩就必须了解隐藏在斯韦恩将军宅院中的秘密。这位将军掌管着五角大楼的所有采办事务。他终日惶惶不安，前臂内侧有一块小小的文身。他是梅杜莎的成员。

没有任何先兆，一条黑色的多伯曼猎犬一声不出地从茂密的树叶间闯了过来，凶性大发。口水四溅的猎犬亮出獠牙，猛然扑向他的腹部。伯恩刷地一下从尼龙枪套中抽出气手枪，照着狗头就是一枪。没过几秒钟飞镖就发挥了作用。他抱住昏迷不醒的猎犬，把它放到地上。

把那畜生的喉咙割断！杰森·伯恩在无声地咆哮。

不行！他脑海中的另一个自我大卫·韦伯抗议道，这不怪狗，得怪驯狗的人。

离我远点，大卫！

巴尔的摩郊区，建在乡间的游乐场里人潮汹涌，刺耳的喧嚣声简直闹翻了天。夏夜燥热难当，游乐场里所有地方的人几乎都是汗水淋漓，只有一部分游客例外：他们乘着过山车在尖叫声中猛然翻过坡顶，或是坐在鱼雷形的滑梯上大呼小叫，在又弯又窄的水道中随激流急冲直下。伴随着游乐场中心通道两旁疯狂闪烁的炫目彩灯，节奏强烈的音乐如砸锅卖铁般从一大堆扬声器里喷发出来，震耳欲聋——这边汽笛风琴吹出急板，那边进行曲奏响更急板。小贩们的叫卖声在一片嘈杂中跃然而出，他们一个个运起鼻音，用千篇一律的老套说辞来鼓吹自己的商品。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在空中爆开的焰火点亮了夜色，把无数瀑布似的火星洒向不远处黑黢黢的小湖。烟花弹一闪一闪地喷出耀眼的火球，划着弧线飞过夜空。

一排“大力士”游戏机吸引了一堆表情扭曲、粗脖子上青筋暴起的壮汉。这帮人气咻咻地要在这里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却经常失望而归；他们举起沉重的木制大头槌砸向平板，但那耍弄人的玩意儿往往就是不肯把小红球送上顶端，碰响铃铛。过道对面，开碰碰车的人们一边气势汹汹地高声大叫，一边往周围转来转去的其他碰碰车上猛撞。每一次撞击都是胜利，证明你比别人更凶；每个参与战斗的人一时间仿佛都化身为电影中的明星，所有的困难全不在话下。这就像一场发生在晚上9点27分的“OK镇大决斗”^①，引起决斗的冲突却毫无意义。

再往前走有个射击场，简直是一座专为“横死”而设的小型纪念馆。与

^① “OK镇大决斗”(Gunfight at the OK Corral) 常被视为美国西部历史上有名的一场枪战，并曾在众多影视作品中出现。枪战发生于1881年10月26日下午3时，地点在亚利桑那地区的汤姆斯通。

州集市和农村狂欢节上那种无伤大雅、枪管子细而又细的打靶游戏相比，这个地方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反之，现代武器库中最为致命的装备都汇集于此：以假乱真的 MAC-10 冲锋枪和乌兹冲锋枪，装有钢制框架、分量十足的导弹反射器和反坦克火箭筒，最后还有一具可怕的仿真火焰喷射器：它喷吐着滚滚黑烟，还射出一道道笔直的刺眼光束。这地方也挤满了一张张大汗淋漓的脸，缕缕汗水不断流过人们疯狂的眼睛，再沿着伸长的脖颈淌下来——都是些丈夫、妻子和孩子——他们面目狰狞，五官扭曲得走了形，每个人似乎都在朝自己痛恨的敌人猛烈开火——“敌人”同样也是妻子、丈夫、父母和子女。所有人都在这场毫无意义、永不停止的战争中杀得难解难分——时间是晚上九点二十九分，地点是一个以暴力为主题的游乐场。决不手软，也无需理由，人在与自己搏斗，和他心怀的所有敌意拼杀；当然，这其中最为可怕的敌意，还是他自己的恐惧。

一个右手握着拐杖的瘦瘦的身影，跛着脚从游戏亭旁边走过。亭里愤怒而激动的游客纷纷把尖头飞镖掷向气球，气球上都印着公众人物的面孔。这些橡胶脑袋一旦爆炸就会引起激烈的争吵，大家争的无非是几个泄了气、缩成一团的政治偶像残骸，以及究竟是谁投出飞镖干掉了他们。跛脚男人继续朝通道那边走，眼睛透过迷宫般漫步的人群凝视前方，仿佛是在忙乱、拥挤而陌生的市区中寻找某个特定的地点。他身穿夹克和运动衫，衣着随意却很整齐，好像根本不受逼人热浪的影响；那件夹克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服饰。他是个面容和善的中年人，脸上早早就有了皱纹，眼睛下方带着黑黑的眼圈，不过那主要是他的生活方式所致，而不是因为上了年纪。他叫亚历山大·康克林，是中央情报局从事秘密行动的官员，现已退休。这一刻的他也紧张不安，满心焦虑。他不愿在这个时候到这个地方来，也无法想像究竟是发生了何种灾难性的事件，迫使他来到此地。

他刚走近闹哄哄的射击场，突然间倒抽一口气，全身都僵住了。他两眼紧盯着一个和他差不多同样年纪的高个儿秃头男子，那人的肩膀上搭着一件泡泡纱夹克。莫里斯·帕诺夫正从他对面的方向，朝射击场喧闹无比的柜台走来。怎么会这样？出了什么事？康克林飞快地扭头四下张望，目光在周围人的面孔和身体上扫来扫去，本能地意识到有人在监视自己和心理医生帕诺夫。现在要阻止医生走进碰头区域的中心地带已经来不及了，但他们两人全身而退也许还不算太晚！退休情报官把手伸进夹克，握住那把随时带在身边的伯莱塔小型自

动手枪，蹒跚着快速向前走去。他在人群中一跛一拐地挥起拐杖，猛敲别人的膝盖，要不就往他们的肚子、胸脯或是后腰上戳，直到行人在震惊和愤怒中接连发出惊叫，眼看着就要引起一场骚乱了。然后他加紧向前赶，把自己虚弱的身体往不明所以的帕诺夫身上一撞，在人群的一片吵嚷声中冲着医生大喊。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和你一样啊，我估计。大卫，还是应该说杰森？电报上用的是这个名字。”

“这是个圈套！”

一声刺耳的尖叫盖过了周围的混乱。康克林和帕诺夫两人立即朝离他们只有几米远的射击场望去。一个胖女人脖子上中了枪，满脸痛苦之色。人群炸开了锅。康克林转动身子，想看看子弹来自哪里，但那正是众人最惊惶的时候；除了到处乱跑的人影，他什么都看不见。他抓住帕诺夫，推着他从尖声惊呼的慌乱人丛之中走过通道，然后又穿过一群闲逛的游客，来到游乐场尽头巨大过山车轨道的底部。

“我的天！”帕诺夫喊道，“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可能吧……也可能不是……”前任情报官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他们听到远处传来的警笛声和哨声。

“你刚才说这是个圈套！”

“因为我们俩都从大卫那儿接到了一份疯狂的电报，他用的还是那个五年都没用过的名字——杰森·伯恩！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你收到的电报也是这么说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他家里打电话。”

“没错。”

“这是个圈套……莫里斯，你行动比我方便，所以你赶快走。离开这儿——跑，像个兔崽子那样玩命地跑，去找部电话。要找付费电话，别让人追踪到！”

“干什么？”

“给他家里打电话！告诉大卫，带上玛莉和孩子们赶紧离开！”

“啊？！”

“有人查到我们了，医生！这个人在找杰森·伯恩——找了许多年——不用枪瞄着杰森他绝不会罢休……当年你负责大卫那乱成一团的头脑，我则调动在华盛顿能攀上的所有关系，把他和玛莉活着从香港弄了出来……规矩已经坏了，有人发现了我们，莫里斯。你和我！要想找到地址、职业都查不着的杰森·伯恩，我们是官方记录上的惟一联系。”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亚历山大？”

“我当然知道……是卡洛斯。‘胡狼’卡洛斯。快离开这儿，医生。找到你以前的那个病人，叫他赶快消失！”

“然后他该怎么办？”

“我的朋友不多，信任的人更是一个也没有，可你有。把他的名字告诉大卫，比如说你在医院里的哪个伙计，常接到病人紧急电话的那种人。我以前就是这么跟你联络的。叫大卫安全了之后跟他或者她联系。给他定个暗号。”

“暗号？”

“天哪，莫里斯，动动脑子啊你！起个化名，琼斯或者史密斯什么的——”

“这些名字太常见了——”

“那就叫席克尔格鲁贝，或者莫斯科维茨，你爱起什么都行！你就跟大卫说，得让我们知道他人在哪里。”

“明白了。”

“你快走吧，别回家！……到巴尔的摩的布克榭酒店开个房间，名字就用——莫里斯，菲利普·莫里斯。我稍后去那儿找你。”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得干一件我非常讨厌的事……我准备不带拐杖，买张票去坐这该死的过山车。谁也不会跑到这玩意儿上头去找一个跛子。虽说坐过山车吓得我要命，但它却是个合乎逻辑的脱身之处，哪怕我整晚上都得坐在这天杀的鬼东西上头……快离开这儿！赶快！”

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小路上，一辆旅行车正向南疾驶，穿过群山朝马萨诸塞州边界开去。开车的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棱角分明的脸上透着紧张，下巴的肌肉一跳一跳，明亮的浅蓝色眸子里满是怒火。坐在他身旁的妻子貌美动人，微微泛红的褐色头发在仪表盘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更为醒目。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是八个月大的女孩；后座第一排上还有个孩子，是个一头金发的五岁男孩，蜷在毯子下面睡着了。装在座椅上的便携式护栏挡着他，以防车子突然刹住。父亲名叫大卫·韦伯，是搞东方研究的教授，但一度是臭名昭著、从来不被人提及的梅杜莎组织成员，而且曾两次充当传奇人物——杀手杰森·伯恩。

“我们知道肯定会出这种事的，”玛莉·圣雅各·韦伯说。她生在加拿大，是个经济师，却在偶然间拯救了大卫·韦伯，“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简直太疯狂了！”大卫低声说，免得吵醒两个孩子。但他的紧张情绪并没有因为压低声音而减少分毫。“一切都已妥为掩藏、档案是最高机密，等等，好一套屁话！怎么可能有人发现亚历山大和莫里斯？”

“这我们不知道，但亚历山大会开始查的。没人比亚历山大更厉害，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他现在被盯上了——他死定了。”韦伯打断了她的话。

“这么说为时过早，大卫。‘他是所有人之中最厉害的’，这是你的原话。”

“他惟一一次输给别人是十三年前，在巴黎。”

“那是因为你比他厉害——”

“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他是根据事先掌握的资料行动；这些资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估计是那个我在外头活动，我却不知道那个我是谁。所以就不可能按照他的预想行事……他还是最厉害的。他在香港救了咱们俩的命。”

“那你说的和我说的就是一回事，对吧？他们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亚历山大，没问题。莫里斯可不行。可怜啊，这个好人死定了。那些人会抓住他，把他搞垮！”

“他宁可迈进坟墓，也不会透露我们的任何情况。”

“到时候他恐怕别无选择。他们会给他注射阿米妥催眠药，让他神游天外；他会把自己这辈子的事儿通通倒出来，一五一十地给录在磁带上。接着他们就会干掉他，再来找我……找我们，所以你和孩子们得往南走，南边很远的地方。去加勒比海。”

“我送孩子们过去，亲爱的。我不去。”

“你能不能别再争了！这事杰米出生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所以我们才在那边买下房子，连你弟弟的灵魂差不多也收买了，让他替我们照看着……而且他干得还真他妈不赖。在一座小岛上，在土路的尽头开一家红红火火的小酒店，如今我们俩拥有酒店一半的股权；这个岛以前谁也没听说过，直到那个加拿大小奸商开着水上飞机在那儿降落。”

“约翰一直就是那种类型的人。爸爸说过，他有本事把病怏怏的小母牛当成壮年公牛卖给人家，而且买主都不会检查零件。”

“关键是你弟弟爱你……也爱两个孩子。我还指望着这个疯小子——算了，不管怎么说，我信得过约翰。”

“你这么信得过我弟弟，不过可别太信得过自己的方向感。你刚刚错过去小屋的拐弯。”

“该死！”大卫喊了一句，踩下刹车调转车头。“明天！你和杰米、艾莉森都得去洛根机场^①。到岛上去！”

“我们再商量商量，大卫。”

“没什么好商量的，”韦伯深深地、平缓地呼吸了几次，有点奇怪地强行克制下来，“这种局面我经历过。”他平静地说。

玛莉看着自己的丈夫，仪表盘微弱的光芒勾勒出他突然间冷漠起来的面容。和那个叫“胡狼”的幽灵相比，她觉得自己看到的这个人要可怕得多。她所看到的，已不再是和颜悦色的学者大卫·韦伯。他们俩本来都以为，她目光所注的这个人已从他们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

^① 美国波士顿东北部的国际机场。

亚历山大·康克林攥着手杖，一跛一跛地步入弗吉尼亚州兰利^①中央情报局的会议室，在一张极有气派的长桌面前站定。巨大的桌子足以容纳三十个人就座，但这会儿却只有三个人，头发灰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坐在上首。见到康克林，他和另两位高级别的副局长似乎都不是很高兴。几个人之间的问候完全是敷衍了事，康克林也没往局长左手中情局官员旁边那个显然是留给他的位置上坐；他从长桌远端的另一头拉出一把椅子坐下来，然后“啪”地一声使劲把手杖靠在桌子边上。

“招呼已经打过了，废话咱们就省了吧，各位？”

“你这个开场既不礼貌也不友好啊，康克林先生。”局长说。

“长官，礼貌和友好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局里无视密不透风的‘四〇’规定，为什么把最高密级的信息泄露出去，让好几个人遭到生命威胁，包括我本人在内！”

“这么说太过分了，亚历山大！”一位副局长插话说。

“根本就没这回事！”另一位副局长加了一句，“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你这是知道的！”

“我可不知道，而泄密情况也确实发生了。我告诉你这事有多过分，”康克林愤愤地说，“有一个男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逃亡在外。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欠着他的情，这份情谁也偿还不了。他在逃命，在躲藏；他和家人成了追杀的目标，这都要把他吓疯了。我们向这个人作出承诺，

^① Langley,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邻近华盛顿特区，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该地名常被用作中央情报局的代称。

我们所有的人，关于他的官方记录将永不见天日，除非我们能够毫无疑问地确定一件事：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也称‘胡狼’卡洛斯，已经毙命……是啊，我和你们一样都曾听到传言，消息来源可能跟你们相同，甚至更为可靠；传言说‘胡狼’在这里被杀掉，又说他在那里给处决了，但没有任何人——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人——能拿出不容置辩的证据……但那份官方文件里的一部分内容被泄露出去了，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深为担忧，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就在上头……我的名字，还有莫里斯·帕诺夫医生，官方的首席心理医师。这个无人知晓的男人化名杰森·伯恩，在许多方面——多得我们都数不清了——都被视为能与卡洛斯在杀人游戏中抗衡的对手；我和帕诺夫医生是官方记录中仅有的两个与他有过密切联系的人——我再说一遍，仅有的两个人……但这些信息都藏在这里，深埋在兰利的保险库中。它们怎么会泄露出去？按照规定，任何人如果想查阅这份档案的任何内容——无论他来自白宫、国务院，还是高人一等的参联会^①——都得通过这个地方，兰利的局长和首席分析师办公室。查阅申请的所有细节都必须向他们通报；即便这些人认为申请合乎规定，还要经过最后一个步骤：我。查阅许可签署之前，必须与我取得联系；万一我已经不在人世，就必须找到帕诺夫医生，我们两人都有断然拒绝查阅申请的法律权限……先生们，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些规定，因为它们就是我写出来的——恰恰也是在兰利写的，因为这个地方我最了解。我干了二十八年搞弯弯曲绕的工作，这些规定是我的最后贡献——我有美国总统的全面授权，而且经过了国会众参两院情报事务特别委员会的批准。”

“好一通重炮轰鸣啊，康克林先生。”灰白头发的局长说道。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平淡的声音中不带一丝感情。

“我有充分的理由把大炮推出来。”

“我估计也是。有一门十六英寸舰炮^②还打中我了。”

“你说的一点没错。现在就得谈追究责任的问题了。我想知道这些信息是怎么浮出水面的，最重要的是，谁得到了这些信息。”

^① 即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与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同属美国国防部办事机构，是国防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接受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双重领导。主席由总统从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中任命。

^② “巨舰重炮”时代美国海军战列舰上装备的最大口径的火炮。

两位副局长同时说起话来，而且和康克林一样怒气冲冲。但一手握着烟斗、一手拿着打火机的局长碰碰两人的胳膊，打住了他们。“康克林先生，你先缓缓，冷静一点。”局长点起烟斗，温和地说，“看来我这两位助手你都认识，但我和你却从来没见过，对吧？”

“对。我四年半前就退休了，你上任是在那一年之后。”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沾老伙计的才坐上这个位置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你是不是也这么看？”

“你显然是这么上来的，但我对此没有意见。看来你还是个够格的领导。据我所知，你原是出身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上将，讨厌政治，主管海军情报工作。越战期间，你碰巧和舰队陆战队^①里的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共事，后来此人当上了总统。你晋升的时候其他人给撇到了一边，不过这是常有的事。没什么过不去的。”

“谢谢。不过，你跟我这两位副局长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那都是陈年旧事了，但我得说，他们俩谁也成不了外勤特工心目中的挚友良朋。他们是分析师，不是外勤人员。”

“你这种情绪，难道不是固有的反感和司空见惯的敌意吗？”

“当然是。他们在几千公里之外利用电脑和数据分析局势，可电脑的程序我们不知道是谁设定的，数据也不是我们传递过去的。你说得对极了，这就是一种固有的反感。我们处理的是人的因素，他们可不是。他们处理的是电脑屏幕上绿色的小字母，而且常常会作出不该作的决定。”

“那是因为你这种人必须加以控制，”坐在局长右边的副手插话说，“像你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干过多少次日无大局的事？到今天还是这样！全局策略，不光是你们自己管的那一块！”

“那在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提供更为完整的情况，最起码也得介绍个大概；这样我们才能去判断哪些事有道理，哪些事没道理。”

“这个大概要介绍到什么程度才算完，亚历山大？”局长左边的副手问道，“介绍到哪一步我们才能说，‘这个情况我们不能透露……这是为大家好’？”

“我不知道。你是分析师，我可不是。我估计这得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如果这么做，沟通肯定要比当年我搞外勤的时候强……等一下。今天要讨

^① Fleet Marine Force，简称FMF，指配属于舰队随行作战任务的海军陆战队部队。

论的问题不是我，是你们。”康克林盯住局长，“很高明啊，长官。但转移话题这一套我可不吃。我到这儿来，是要搞清楚哪个人弄到了哪些情况，又是怎么弄到的。要是你宁愿我把事情搞大，我就拿着证件找到白宫或者国会上去，等着看谁会人头落地。我想要答案。我想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是要转移话题，康克林先生，我只是想暂时岔开一下，好说明一个观点。显然，你很不赞成我这两位同事以前的行事手段和折中办法，但他们俩没有误导过你，或者欺骗过你？”

康克林瞥了两位副局长一眼，“只有在他们不得不骗我的时候。那和外勤行动没有任何关系。”

“这话可有点奇怪。”

“要是他们没告诉你……他们应该说的，五年前我是个酒鬼——我现在还是个酒鬼，只不过不再喝酒罢了。我那时候是在混日子等着拿退休金，所以有什么情况谁也不跟我说。不说就对了。”

“有件事你应该知道：这儿所有的同事都告诉我你生病了，因此退休之前那段时间的表现不像以往那么出色。”

康克林又打量了两位副局长一会儿，朝他们点点头，说道：“谢谢你，卡塞特，还有你，瓦伦蒂诺。但你们用不着这么做。我是个酒鬼；不管是摊上我，还是别的什么人，这种情况都不应该保密。这是你们俩在这儿干的最蠢的一件事。”

“亚历山大，我们听说你在香港^①的活儿干得棒极了。”名叫卡塞特的副局长轻声说，“我们不愿抹杀你的出色成就。”

“一直以来你都是个令人头痛的家伙，折磨了我们多久我都懒得去想了，”瓦伦蒂诺补充说，“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你喝酒出了点问题，就把你晾起来示众。”

“得了吧。咱们回到杰森·伯恩的问题上来。因为这事我才过来的；因为这事，你们才必须得见我。”

“康克林先生，我暂时把话题岔开也是因为这事。你和我的两位副局长在工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想你不会怀疑他们的忠诚。”

“如果是其他人，我会有疑心的。但卡塞特和瓦伦蒂诺我不怀疑。就我个人而言，我们大家都是在各尽其职；乱七八糟的是这个体制——它隐藏在一团迷

① 本书写于香港回归之前。

雾之中。但这件事不能藏着掖着，今天可不行。保密规则定得清清楚楚，绝对不容改动；既然没人通知我，肯定就是规则被破坏了，我受到了误导，而且可以说是真真切切地遭到了欺骗。我再问一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是谁拿到了这些信息？”

“这正是我想听的话，”局长一面说，一面拿起桌上的电话机，“请通知大厅那边的德索先生，让他到会议室来。”局长挂掉电话，转向康克林，“我估计你知道史蒂文·德索吧？”

“‘哑巴鼯鼠’德索？”康克林点点头。

“你说什么？”

“是这儿流传的一个老笑话，”卡塞特向局长解释说，“局里见不得人的秘密藏在哪儿史蒂文都知道，但就算他大限已到见了上帝都不会松口，除非上帝能拿出‘四〇’密级的许可令来。”

“这么说来，你们三个，尤其是康克林先生，都认为德索先生是一位彻彻底底的专业人士喽？”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康克林说，“你必须了解的情况他都会告诉你，但仅此而已。另外，他也不会撒谎。他会缄口不语，或者明说他不能告诉你，但他不会对你撒谎。”

“这话也是我想听的。”门上有的人短短地敲了一声，局长喊外面的人进来。一个中等身材、略有点肥胖的男子走进会议室，关上了身后的门。他戴着金属框眼镜，一双大眼在镜片后面显得越发得大。他漫不经心地朝会议桌一瞥，发现亚历山大·康克林也在；看到这位退休情报官员显然让他吃了一惊。但他马上把吃惊的反应转换为惊喜的神情，穿过会议室走到康克林的椅子跟前，伸出手来。

“见到你很高兴，老伙计。咱们有两三年没见了，对吧？”

“好像都四年了，史蒂文，”康克林握着他的手回答说，“分析师之中的分析师，掌管钥匙的人，你老兄近来可好？”

“如今可没什么好分析的，要锁起来的机密也不多啦。白宫简直是个漏水的筛子，国会也好不到那儿去。我拿的薪水应该减半，不过这话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我们还是有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没错吧？”局长微笑着插了一句，“最起码以前的行动是这样。也许那时候你拿的工资是现在的两倍。”